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经典文集



冷冷的鼻息

王久辛 著

追寻鲁迅的足迹
跟随大家的引领
蔓延思想根系于黄土纵深
倾听叩击灵魂弹出的震颤

台海出版社

李
文
的
學
息

李
文
的
學
息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经典文集



冷冷的鼻息

王久辛 著

追寻鲁迅的足迹
蔓延思想根系于黄土纵深
跟随大家的引领
倾听叩击灵魂弹出的震颤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冷的鼻息 / 王久辛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168-0539-8

I. ①冷… II. ①王…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10351号

冷冷的鼻息

著 者: 王久辛

责任编辑: 刘文卉

装帧设计: 李 莹

版式设计: 于鹏波

责任印刷: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170×240 1/16

字 数: 227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0539-8

定 价: 30.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王久辛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学术委员会委员，《绿风》诗刊编委。古都赵国后裔，生于秦都长安；上山下乡扛锄头，边关从军舞大枪。先后出版诗集《狂雪》（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狂雪2集》、《致大海》、散文集《绝世之鼎》、报告文学集《东方红霄》等。曾担任多部电视系列片总撰稿、作词。作品先后获得《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中宣部、广电部、中央电视台颁发的特等

奖、一等奖，2003年荣获民间设立的首届剑麻军旅诗歌奖之特别荣誉奖，2009年在《诗选刊》评出的“首届十佳军旅诗人”中名列榜首。2004年10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波兰；2007年11月再次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俄罗斯。2008年在波兰出版发行波文版诗集《自由的诗》。2012年9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台湾。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全军文学创作座谈会，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国诗歌节，第一、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等。曾任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初评评委，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初评评委，延安大学文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等。历任兰州军区战斗话剧团主任，《西北军事文学》副主编，《中国武警》主编，编审，大校军衔。现任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主办《文化》杂志社执行主编。





目 录

散文卷

啊！我可爱的连队	2
冬 青	4
拉歌小调	6
编外的兵	8
“猪倌”小传	10
克里木——二连人物小传	12
军人服务社轶事	14
飞机楼上下	16
地窝子！地窝子.....	19
卵石滩记事	21
军鸽小记	23
大戈壁之花	25
张三儿——二连人物小传	28
龙首书屋	30
伊犁马	32



李豆芽儿——连队人物小传	34
头锅饺子	36
登白塔山记	39
想不通的事情	41
冷冷的鼻息	44
秋水湖夜话	46
美 妇	49
大漠在心	52
诗	55
最初的祖国	57
偶念一棵老树	60
黄土地	62
天籁动人——观“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百名童声朗诵有感	64
童非刻骨	67
等待戈壁	71
雪 鸡	74
极乐老人	77
欣赏孩子	80
射 日	83
雾灵山屋	89
躲进小屋	93
永远的大金梨	98
在华沙聆听肖邦（访波散记）——访问波兰后记之一	102
奥斯维辛的黄昏——访问波兰后记之二	106
幸福的妈妈	110



上林大龙湖游记	113
小记道口烧鸡	117
延川走笔	120
“红牡丹”香烟的点滴记忆	128
忆奶奶说月饼	130
宏村惊艳——“最是那一低头的”诗眼	132
盛唐之名	134
昆仑堂小记	136
女儿，请你记住父亲的爱.....	138
静园的品质	140
丹霞山水的内涵	143

诗歌卷

狂 雪——为被日寇屠杀的30多万南京军民招魂	150
艳 戕（长诗）——魂系红军西路军八位十三四岁的少女	171
蓝月上的黑石桥	202
云游的红兜兜	223



散文卷





啊！我可爱的连队

有人说：在一地生活久了，便不感到身边人事有什么可爱了。我不这样认为。你看：

有的青年当兵，开始并没有多高的思想境界，初来边疆，常有些哭天抹泪的，为啥？原因很多。可后来，哭的少了，没有了，笑的多了。一天训练归来，踏着有力的节拍，迎着漫天的彩霞，风儿轻轻一吹，就把一天的疲劳吹了个一干二净，连汗珠儿也吹干了。回到营房，端上一盆水，门一关，洗个痛快澡。毕了，会吹笛的，吹笛，会拉弦的，拉弦，那些没两下子的，还都有个嗓门儿，有时一声起，众声应，如风来波起，云走蓝天，什么疲劳、心事，都随着这歌声飘飞了。

偶尔遇上阴雨天，大伙往连队俱乐部里一坐，指导员端个茶杯走来，说是上课，其实，倒像是农村树荫下谈天说地，不同的，是指导员肚里“水水子”多点。谈起来，天上“飞碟”，地下“文物”，大海中的“美人鱼”，陆地上的“小毛孩”，马岛争端，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国家撤销化工部副部长，连里某战士的哥哥当上了劳动模范，哪儿都是话头儿，牵起来线线儿不断。说来随便，听起来倒长知识，增见识，有时说到妙处，全连一起乐得揉肚子，泪珠儿都乐了



出来，哪还管它营房外风儿多大，雨儿多急。就是有时俱乐部窗儿不严，吹进些尘土粒粒，或是营房顶漏，滴下几点水滴滴，也不介意，挪挪屁股，照样听得神儿飞、心儿动。

当然，百十号人的连队，也难免碰上恼人的事儿。二班长家乡遭了水灾，人一急，就忘了场合。班里同志也不怪，细声慢语，个个同情，伸出友谊的手，有的还抹泪儿，偷偷寄钱给二班长家的，其中还有入伍不到半年的新战友。在连里，一个班像一家人，某班受了表扬，另外几个班便一个心眼儿——赶上去！在营里一个连又像是一家人，班与班团结紧、配合密，比如打篮球，球在场上飞，人在场上跑，其余人挤在四周加油。胜了，全连喝彩。人到激动处，竟要挨个把那上场的五名队员举起来，哪还想过某某是三班的，某某是五班的？大家都又成了一个班。

一晃就是几年，年年有复退，年年有人抱着连里干部哭，为啥？谁的心里都明白，无非是不愿离开连队。训练苦，生活差，谁都有过深深的体验，但若问体验最深的，还是在沙漠里行军那一回，全连个个嗓门儿冒了烟，半壶水，你传给我，我传给你……行军归来，半壶水倒进营房前的小花池，花儿开得艳艳的，连长说：那是全连干部战士捧给边疆的心花开放啰。

细想想，我们连队真可爱……

此文原载于1982年11月6日《人民军队》第3版



冬 青

我们师部机关大楼，前是冬青，后是冬青，左是冬青，右是冬青。高，一米六五；宽，一米六五。那冬青剪成了一排排长条条儿，左一排、右一排，纵一排、横一排，站到五楼的阳台上往下看，啧啧，如梭织绿网，似针穿碧珠，像要把西北的春光全都网了去、穿起来……

初春，万木竞萌，大地气暖。看那冬青，萌而无胆怯、生而无畏惧、鲜而无幼稚、嫩而无天真，长得虎虎有生气，生得勃勃有追求。人们赞扬东边冬青长得好，西边冬青也得意忘形。为啥？大家长得都惹人爱，都令人疼，赞扬谁都一样啊！

仲夏，千花展媚，万卉伸娇。冬青无妒，长得青青盈盈，生得绿绿碧碧。万卉扶花，她亦扶花。蝶儿绕花飞舞，蜂儿围花翩翩，她无艳羨。依旧吐着碧翡翠，依旧吐着绿玛瑙，扶着姹紫嫣红的花，衬着缤纷烂漫的花……让人动情，令人折腰。对此，冬青置若罔闻，依旧照自己信念去生，依旧照自己理想去长……

秋末，花卉凋零，大地失茏。再看那冬青，如柏似松，不仅没有失翠，反而长得更有锐气，那鲜枝，那嫩叶，像渴望的手指，伸向湛蓝的天空……淫雨霏霏，绵绵无期，冬青无畏，换了崭新的容颜，更一番碧翠，更一番鲜绿。淫雨无



期，她生的信念，也依旧地久天长。

去年冬天，北风断树，白雪没沟。冬青含笑，于风中歌唱，在雪下横生，如天山雪莲，似陌上梅红……它把那肆虐的寒风，将那暴戾的狂雪，皆置于生的乐趣之中。

难怪，老师长离休三年，仍忘不了楼前楼后的冬青。他写信来说：我今生唯有一愿，愿生如冬青。

原发1983年10月22日《人民军队》第4版



拉歌小调

当了五年兵，抽烟没学会，打扑克没学会，却养成了一种得意的嗜好——爱听战友们拉歌子。

每逢部队集合、看电影，总有个连先冒出个尖尖儿。那尖尖儿真有个冲锋陷阵的勇敢精神。什么“标兵连”“英雄连”，他都敢叫他们的号，喊着“谁英雄、谁好汉，咱们比比看！”剩下来，便是全连一齐击掌，巴掌声夹着全连的“快！快！！快！！！”在集会场、电影场滚过。再看“标兵连”，也不含糊，坐得齐刷刷的队伍里也冒出个尖尖儿。不说话，一挥手，手落声起：“一机连呀吆来一个，来一个呀一机连！”尖尖儿喊一声“不来行不行？”全连便一阵“嘘……”好不诙谐！连台上坐的首长，都乐了，乐得眼眉儿弯弯，鼻梁儿冒汗。一机连唱罢，“英雄连”声起：“一机连唱得棒不棒？”全连干部战士齐应：“棒！棒！！棒！！！”“再来一个要不要？”那连着三个“要”字儿，真把个天上的星星摇得打颤颤儿。

拉歌，像打仗一样，非心齐不能取胜。打仗要有个“头儿”挥旌擂鼓，调兵遣将；拉歌也不在话下，到各连调查一下，哪个连都有两至三名出来叫号的“尖尖儿”。各连的尖尖儿，籍贯不一，南腔北调。四川来的，拉歌就有“四川



号子”的风味；而海南来的，拉出的调自然就有渔歌的味儿；说起来，要数西北的调儿奔放，因为声里夹有粗犷的“秦腔”余韵。尖尖儿们尽管南腔北调，但全连的声儿，又有其统一的气质，比如尖尖儿喊“要不要？”全连应“要”时，就不管是哪儿来的，一个个“要”都合尔为一，听起来像听潮起潮落、雷炸雷鸣，那余音儿，准在人耳畔里绕上七七四十九个圈儿……

常听拉歌，常觉新鲜；常觉新鲜，就常常想听。有时个把星期没集会、没电影，就默默地回想着拉歌小调，想得人心痒痒的哩。为啥？很简单，杀猪的还夸说自己的行当呢？咱是战士嘛，能不爱听咱战士的歌子吗？

此文原载于1983年12月3日《人民军队》第4版





编外的兵

有人把我们军营“后院”里的那些随军家属们，叫作“编外的兵”。她们听了，也不怪，只是甜甜地一笑。

我们军营在河西走廊，一个土围墙围成个圈圈儿，军营的后院，是圈圈里套的又一个小圈圈儿，小圈圈儿说起来也不小，加起来二八一十六个排，每排能住五六家子，闹闹嚷嚷的，那便是“编外的兵”们的天下。

这些编外的兵，差不多个个是从农村来的，话音腔调各有各的弯弯儿。要是几个人凑到一块打开话匣子，听吧，几种调儿配在一起，谁听了准乐得露白牙，笑得忘了形儿。夏天，她们围在一棵大树下，虽说家家有了缝纫机，可她们还是不改过去乡里的旧习气，她搬个墩，她拿个凳，这个给小子纳鞋底儿，那个给小姐缝个褂儿，城里人见不到的针线筐箩，在这儿，各式各样都有：竹编的，那主人定是南方人；麦秸、高粱秆儿编的，那主人不用说是北方人。扯起个话头，总是离不开张家营长脾气好，李家科长性子直。说她们不关心国家大事儿，那可是没有细听过她们扯话头儿，什么“翻两番要得”，什么“生产责任制可富了拿锄头人家呀”，密针密线密密地缝，蜜言蜜语蜜蜜地讲，比那鞋底儿、小褂上的线线儿长哩！冬天，她们爱串个门子，细细数一数，哪家的门槛儿，都有她